

凡手 著

QUANLI DE SHENGLI

权力的生理

反腐败的问题说复杂也简单，就是蒲松龄的那句话：“宜断其钻刺之根，兼塞其送迎之路”。然而说简单又复杂，我们至今还是找不出那“断”与“塞”的机制来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个机制总是要找出来的，否则有明朝的灭亡可鉴，不小心就会弄出“血流漂杵”的事情来。那时，我们要谈的就不是权力的“生”理问题了，而是权力的“死”理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267.1/2351

权力的生理

QUANLI DE SHENLI

凡手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• 桂林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的生理/凡手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-5633-5216-3

I. 权… II. 凡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16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90mm×1 240mm 1/32

印张:7.25 字数:14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6.00 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

自序
□
□
□

把文章夸张成匕首和投枪,是特定年代的矫情说法。无论是谁的手笔,无论那辞锋多么犀利,文章只是文章,绝不可能化为现代战争都不屑使用的武器。不投笔,却忽然从了戎,好是好,只怕也就和书中的黄金屋、颜如玉一样,都是不甘贫弱寂寞的书生惯做的白日梦,和实际情况毫无关系。谁要是在现代还把这种白日梦捡起来重做,那也只像是临登飞机却硬说自己的行李箱里藏有利刃,寻开心给自己招点事,一场堂吉诃德戏风车的玩笑而已。

假如文章非要有一比,我愿意将这本书的大部分比作鸡蛋和西红柿,朝若干世象扔过去,表达一下自己未必不偏颇的情绪,同时也愿意给和我持有相同看法的朋友们消消气。虽然,我也很想将自己情绪的发泄,攀上伟大的救世情结,借此升华一下在中国失踪已久的思想,像我们的大师或“自大”师爱做的那样。无奈近来自己人文的眼光,颇沾染了一些实证毛病。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大好功夫,暂时还未练成,只好自甘堕落,将载道的大事,当成渺小个人清除愤怒的渠道。

当然,肯定也会有不同意我的看法、对我所投掷的世象百般推崇的,那又何妨将这鸡蛋和西红柿的投掷,理解成“潘安

掷果”，是在夸他们所推崇的世象具有绝世之美，人人都情不自禁地仰慕。这就好像打骂，可以理解成伤害，但也可以理解成疼爱，我们对于家长的痛打、上司的痛骂，不都是按照后面这么来理解的么？

至于我自己，那当然是永远正确，如果有谁非要和我过不去，百般挑剔，指责我前后矛盾，出尔反尔，我就抬出那句古老的“名辩”，请他们打住：我可能和自己不一致，但永远和真理相一致。

凡手

2004年2月15日



2

权力的生理
□
□
□

目录

CONTENTS

自序/1	
惯用语的精神分析/1	
权力的生理/25	
国家与身体/30	
解放“头”/34	
黑体汉语/36	
人体的人文解剖笔记/45	
一种驼背的功底/53	
公众的隐私/56	
有所思/60	
全民皆官/82	
假正经/89	
经典坏人/93	
魔鬼都害怕的人/106	
从来没见过一张白纸的人/112	
灵魂二题/116	
道德竞赛与世风的海拔/121	
城市文明/138	

目录

CONTENTS

- 无情阶级/140
- 爱情的爱情/143
- 戏游漫记/147
- 《关于“道”的“拷”证》序/157
- 硬道理/160
- 阎王的数学/163
- 谦受益，满招损/164
- 哲学的天空，直径一米/165
- 融马屁/168
- 人生的看客/170
- 解不开的“迷”/172
- 发掘老尖/177
- 我爱“结她”/195
- 小农南下找工记/197

惯用语的精神分析



惯用语的精神分析
□
□
□

听说,历史是个老人。但他的健康无人过问。这也难怪,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体在哪,连个放听诊器的地方都没有。但历史有意识,有无意识,还有所谓的历史精神。历史有时候会做梦,经常听说它从噩梦中醒来。我不知道历史有没有发过疯,但既然会做噩梦,说不定会有些心理疾病,也未可知。给历史请一位心理医生,是我很久以来的想法。但听说要给一位身体都找不到的老人看心理疾病,那些心理医生都建议先来给我看一看。他们说,从来就没听说过哪一位心理医生会开这项业务,因为,一般来说,老人身上的疾病已经够多的了,用不着没病找病,何况这一位,连身体都找不到,那他的钱包会放在哪呢?我估计,要让一位只有意识没有身体的老人解开他心头的疙瘩,非得亲自披挂上阵不可。虽说我从来没弄过什么精神分析,但就不能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”么?做官的从不研究社会问题,照样给社会问题开药方。看书只看一看前言或后记的,往往著作等身。从来不看哲学的才子,无妨理直气壮地批判哲学,根据就是:“他”——大才子看不懂!要是他下功夫看懂了,还能找得到这天生的论据吗?我没有他们的胆量、天才和创造力,弗洛伊德、荣格什么人的语录,我都



精读过十来页。我目标不高,只打算给历史解解梦。解梦嘛,就是解闷,我用天生的论据论证这一点:每一次有人给我解梦,结果都给我解了闷。如果有谁以为一涉及到解梦,就是要给出什么重大意义——不是富贵将至,就是大难来临,那他可就错了,说明他不够后现代,正在“候”现代。怎样才后现代呢?我就说出那小秘密吧:可以装鬼作耍,不要弄神成真;吃饱了觉得撑,情有可原,饿着了还觉得撑,那是诗人;要在本能上立正,也可以迈小半步稍息,但不能跑步前进,作过度延伸,如果用脚立正太累,那就来一次颠覆,拿脑袋当脚跟。

要给历史解梦,当然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,那才正宗。不过,历史没有嘴,不能告诉我们它究竟做了什么梦,但我们可以从惯用语的精神分析着手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我不说,因为这是我的光辉论断。按惯例,凡光辉论断,都不用想,不用问,不要理由,只要照做就行。我就是打算照自己的论断去做的。我甚至拿朋友们做实验,没事就拿他们分析一通,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分析的技艺,以至这些“小白鼠”们每每看见我就鼠窜而去。但最近,也有些大胆的,远远的看见我,都一边高举双手,拿右手的食指戳左手的手掌,一边大声劝我,别再搞那一套了,因为精神分析在国外已声名狼藉了,它不是科学,它整个儿八卦。我不懂他们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,难道就因为精神分析没有用数学的化妆品,把自己装扮一番?我知道现在是科学专政的时代,很多经济学家,都想挤出点科学的表情,一个个身体像逻辑似的绷得笔直,还拼命给自己的文章加戴上公式的项链和耳环。我得声明,我并不想加入他们一伙,去寻找什么真理,我想要找的是歪理。真理,它自会来找我。你想想,真理为这个时代做了那么多好事,还不得到处



找人倾诉,自我表扬一番?只有歪理,像做了坏事的盗贼,四处藏匿,才需要花力气寻找。在此,我要顺便提醒一下大家,如果有谁真的在这篇文章里读到什么歪理,千万不要误以为是我把它说歪的,那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到的。我们都是认识论上的反映论者,不相信真理是能够发明的,当然就不该不信歪理是能够发现的。不能像个不讲理的丑八怪,自己一脸歪相,怪镜子不够平整,对不对?

能屈能伸

能屈能伸是专用于男性的,它的前面往往还冠有“大丈夫”,表示那是他们专有的特异功能,大约因为男子生有一个特别“能屈能伸”的器官吧,所以,虽然巾帼们能做到不让须眉,也从不说“能屈能伸女豪杰”。女子有另外的专词,叫雌伏。至于说到哪一个男子,而赠以雌伏的形容,那也是像诸葛亮送司马懿以妇服,送去的是侮辱。然则男子就永远昂昂然“金枪不倒”,从不雌伏么?不,他们也是时常要雌伏的。不过,说雌伏太难听,不如能伸能屈顺耳,因为他们还要雄起,现在的“雌伏”,不!“能屈”,只是暂时,或者简直就是策略,是故意埋伏在那里的。时候一到,他们就都要伸出来。

《圣经》里那著名的夏娃吃果的故事,就很奇怪,吃了智慧果的夏娃,却没得到什么大智慧,没有写《乐园颂》的赞歌献给上帝,只知道找亚当成其好事去了。上帝的如祖传秘方似的看得紧紧的智慧果,平淡得不过一篇言情小说。然而,这里的“红娘”却偏偏是蛇,而不是别的动物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似乎也只能是蛇,而不可能是别的动物。精神分析学家



说,女子而梦见蛇,呵呵,一准是在想好事了。梦不是“第三代诗人”,没想到要“从隐喻后退”,当它想着男人时,不知道用日常语言直白地说出来,却说出了蛇。蛇,与我们的原罪有关,总不免要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担些责任,但在中国,蛇还有更大的寄托——“能屈能伸”之外,它还要“能大能小”。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,就拿龙蛇来说事的:一伸,它是龙,要横亘宇宙;一屈,又变为蛇,隐介藏形。似这般能大能小、能升能隐、能屈能伸,但不用腹部而用两只脚直立行走的,就是大英雄。不过,英雄并不是要这种变化能力来耍把戏,如果能永恒居于“能大”、“能升”、“能伸”的位置,最好不过,变化就不必了。但得不到这位置,不得不雌伏的时候,就得屈折自己,化为很小,以获得腾挪空间。这时候,龙蛇之变的学说就成了他心理上的壮阳药、壮胆酒,“大贤虎变愚不测,当年颇似寻常人”,雌伏,正是他命运的初级阶段,你就等着看他腾云驾雾吧。所以,表面上看,大丈夫能屈能伸,“屈”和“伸”,两方面都说了,但其实是只适用于“屈”的时候的。

看《动物世界》,看的虽然是动物,却也颇能看到一些人事,说明我们其实进化未远。譬如狼群,头狼打下了江山之后,就把狼群中所有的雌狼纳为后宫,除了它“能伸”之外,其余的雄狼都只能“屈”着。虽然,那些雄狼颇能会心项羽的名言:“彼可取而代之”,一有机会,就毫不客气地取而代之,但不妨一狼能伸、众狼或屈或雌伏的格局依旧。总而言之,能伸的,非要伸得出格的远大不可,能屈的,若不“屈”得小而又小以至于无,则不能给它腾出足够空间来。

蛇其实也是能屈能伸的,然而还不够,非要变大飞升,化而为龙不可,一种被权力过度充血而虚假放大的冲动,其志岂



止在佳丽三千,还要强奸人民的意志。当其口中说着能屈能伸的时候,你还同情地以为它是在要求一条蛇的自然状态哩。

爱江山更爱美人

江山美人,常常是相互替代的关系,但究竟谁替代谁,倒让千古英雄迟疑不决:有爱江山更爱美人的,有爱美人更爱江山的,还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。大体说来,美人总要倾人城倾人国,江山则总要让英雄们竞相折腰。在很多时候,江山正仿佛英雄白天的美人,美人恰似英雄夜里的江山,渐渐地相互间不甚了然起来。因此,把江山的性别定为女性,一直是我们未说出口的潜台词。我们的历史,不仅要把江山当作美人来歌颂,还要希望她像美人那样温柔体贴,可以养在后宫。当然,也有说“天下为公”的,但这也不过说说而已。要改变江山的性别,让她成为“公”的——雄性的么?难啦!君不见,所谓的“天下为公”,历来只是被当作一种遥远的理想吗?

取这种鸳鸯蝴蝶的态度来对待江山,是中国独有的发明创造么?也不见得。古罗马的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恺撒的事迹,就有过这么一说:恺撒在赫库利斯神庙看见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塑像,想起亚历山大大帝在他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征服世界,不禁潸然泪下。不久,也可能就是第二天夜里,他就做了个可怕的梦,梦见自己淫母。占卜师祝福他说,“他注定要统治世界,因为他所梦见在自己身下的这个母亲不是别的,正是被视为万物之母的大地。”在这个邪恶的梦中,作为主题的并不是乱伦,而是征服与统治。恺撒后来并没有征服大地,谁也征服不了大地,但他短暂统治的疆域,对于他那个

时代有限的地理知识而言,倒真是几乎要等于大地了。我们不相信恺撒的这一命运是由那个梦来预言的,但是,说恺撒在梦中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雄心勃勃的欲望,倒未必就是穿凿之说。

有意思的是,中外英雄所见,有如此之相同:江山美人,总是要在将它们征服的同时,还要压在“自己身下”。拿对付江山的办法来对付美人,拿对付美人的办法来对付江山,性事与征服,性欲与权力欲,纠缠交错,彼此难分。一句流行语“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”,道出了英雄的底细是如何的盘根错节。总之,美人要不厌其多,江山要不厌其广,因为英雄的欲望在加速膨胀,需要够大的舞台来表演,够多的载体来容纳。而其中尤以江山最为伟大,可与英雄们匹配,一朝被征服,就由着他们来驰骋欲望,在多数时候,往往还要承受他们最疯狂最变态的虐待。

英雄有大有小,但一样不改其英雄本色。约略加以修改,恺撒的梦之中国版,就变成了国骂“他妈的”。这是长在中国的芸芸众生的缩小了的“恺撒梦”。鲁迅先生的名文《论“他妈的!”》,以为“他妈的”是卑劣天才想出的“奇谲的”战略,即“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,却去瞄准他的血统”。我倒以为,这未必就是哪一位卑劣天才特别策划的“奇谲的”战略,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征服:灭种!——一种最为彻底的征服。当“下等人”做着白日梦,梦想着要取“上等人”而代之,住进“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”里去,其中自然包含着反抗的情绪,但也包含着反抗成功后要施压迫于别人的权力意志,这时候,并不需要天才的头脑去想,那沉淀在血液中的古老的征服欲自会醒过来,本能地要“瞄准血统”





了。所以，“他妈的”倒不一定就是个“奇谲的”战略，而更像“恺撒梦”，只是内心欲望的表达，其中，性与血统的色彩倒在其次，它真正强调的是它的肆意妄为的权力欲、它执意要贯彻的意志。所以，一旦意志受阻，人们便抑制不住要脱口而出：

“他妈的！”

自从鲁迅先生发现了国骂之后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国骂也紧跟时代的步伐，在日益进步着，现在是变得更加直截了当，更加干净利索了，单只一个字——操！

虽然人们在各种场合使用这个字，让这个字眼的含义变得格外的丰富多彩，但这些引申并不能掩盖其主流用法，即他们要以性的扩张来标出权力的疆域，情形颇类似于野生动物要遗下体液来标划出它的势力范围。那么，这样一种国民性却又是如何被养成的呢？我以为，这要感谢我们悠久的一夫多妻制的历史。在一个妻子对丈夫自称为“妾”、“奴家”的社会中，夫妻关系也隐含有主奴的权力关系，而众妻妾为“雨露恩泽”争风吃醋，更少不了斗争。性与权力搅在一起，错综复杂，而终于相混淆，竟至于在凡涉及权力的一切事中，都要与“操”拉扯上。所以，那个大众的口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，其实与夫妻间的人道毫不相干，在其最卑劣的意义上，它只是流氓之于妇女的心态——扩张其欲望，以权力乃至于暴力开道。

胡塞尔曾给主体有一个极通俗的规定，那就是，主体必须是有理性的成年人。但如果把它译到中国来，我觉得，有时候，还得对之作一点必要的修正：对于有一些人来说，主体是不那么有理性地“操”着的男人。我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，而有些人却对于一切客体，都抱着



“操”之的心态。换言之,这些主体要把除自己以外的一切,都看作是女奴,想着要运用权力或暴力,来贯彻他们的意志。为了证明这一点,我打算举例说明;为了表达我对同胞的爱,我又不打算举现实中的实例,而宁愿引用半个世纪前的两本中文著作。其一是鲁迅先生的《论“他妈的!”》:“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,车夫便愤然跳下,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‘你姊姊的!你姊姊的!’”;另一出自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:“每逢它(汽车)不肯走,汽车夫就破口臭骂,此刻骂得更利害了。骂来骂去,只有一个意思,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。”我敢保证,书中所说的那两位,肯定没有患上“性倒错”的毛病,其所以骡子的姐姐、汽车的妈妈的喋喋不休,只是和一切大大小小的英雄一样,表达着同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——世界是我的意志!不论是江山还是美人!

两肋插刀

两肋插刀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朋友,但不管为谁,都有些让人疑惑:人的两肋并不是生来就要作兵器架的,虽然,从两根肋骨之间,将刀插进去,也能放得比较稳,但可能要流血,而且用起来究竟没有放在腰间来得顺手。所以,这刀就可能不是自己插进去的,而是别人插进来的。两肋不是被当作兵器架,而是作为盾牌来使。据说,聪明的格斗者,为了缩小受打的面积,不以正面对敌,而以侧面。作为武器的手脚之外,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两肋了。

友谊之事,总与打架有关。“嘤其鸣矣”,“琴瑟友之”,那



是小儿之语，非豪杰所为。所谓不打不成交，交情是打出来的。“生死之交”、“刎颈之交”，没一点血腥味，怎足以显示交情的珍贵？一个“义”字，不管圣人们怎么解释，落实到民间的具体行动，就是一个“打”——一块儿打。如果不打呢，譬如，一起躬行稼穡之事，一起追逐什一之利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也能产生友谊么？恐怕难！没得到见证的友谊，其永恒性总让人怀疑。友谊如同婚姻，非要见红不可。拜把子、结兄弟，先要拿刀子割破自己，歃血为盟。其基础可以是仇恨——同仇敌忾，能让友谊更牢固。但利益却是友谊的硫酸，因为我们喜欢“见利忘义”，不小心就会相互间打起来。仗义疏财能得到特别推崇，也反证出真正的实践者何其少而我们又多么愿意鼓励别人疏财。

但是，和朋友一起出去打打杀杀，就是为了在自己的两肋上弄一些不属于那里的刀子，插在那里像耳环项链一样好看么？也不是，仍是为了利。既然不能一起躬行稼穡之事，也不能一起追逐什一之利，以免小利伤害了大义，就总得有地方补偿。补偿的方法还是靠打，可以打家劫舍，也可以打天下。打了家劫了舍，弟兄们就可以小秤分金、大秤分银，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。运气好还附带把天下打了下来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那利益，哪里是事农经商所能挣得到的呢？这时，肋部插着的刀子，可就化为竖起的大拇指，值得夸耀了。当年的土匪，全成了豪杰，这下用不着见利忘义，利益太多，见者有份：盖豪宅、蓄美女、置良田、分地盘。可怜的只是那天下，被人打了治，治了打，打了再治，治了再打，几千年没完没了。

义和利并不真的水火不相容，义只是利的代价而已。也



许这里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享乐原则：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爱劳动勤学习的，恰恰相反，他爱的是享受。只是这享受不常有，而且要用痛苦的代价去换得，他才不得不从对目的的爱好转为对手段的爱好了。对义的爱也是如此。只不过，义和利的交换，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品交易，而更像是风险投资，很可能所有的投入都成了子虚乌有。这时候，不计利益有无，“舍生取义”的理论就出台来坚定人们的心理了。在历史的梦中，利，总是被义气小心地裹起来，不易见到，而其实，它才是这个义气之梦真正要表达的意思。

那么，中国人何以又特别要将友谊寄托在两肋之上呢？本来么，单就打斗而言，人身上的器官，手脚可以作进攻的爪牙，头脑可以决胜千里，功劳哪里轮得上盾牌资格的两肋呢？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要忘了，我们确是痛恨“一人得道，仙及鸡犬”，但我们同时还在歌颂着“苟富贵，毋相忘”。当有谁孔雀开屏一般炫耀他的两肋插刀时，在他自己的潜意识里，那哪里是两肋插刀呢，那是两肋插翅！他正要借此飞升，其真正的本意是要飞黄腾达的。

吃得开

吃得开，表示公关的成功，那语气里，透着豪气，透着匪气，却也兼具土气和寒酸气，说明了这话的民间身份。意义相近而见于经典的表达是：“治人者食于人”。史书里记载叙功封赏时，也有“食五百户”、“食三千户”的说法，表示大人先生的嘴，毫无局限性，可以像孙大圣那样，拔一根毫毛就能裂变出许多，分散到千家万户，去吃、去喝、去提各种各样离奇的